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sun in the upper right, rendered in a yellow halftone pattern. Below the sun are stylized mountains in a pink halftone pattern. The bottom portion of the cover is a solid light blue. A vertical red line runs dow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separating the title area from the publisher information.

望
贤
居
随
笔

陈有才

河南人民出版社



序

徐惟诚

我认识陈有才同志是在1965年。

那一年，我在团中央工作，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筹备召开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为此，我曾到各地了解青年文学创作的情况和经验，在河南信阳，见到了这位20多岁的青年人，听他一口气唱了几十首山歌，被他打动了。

陈有才创作的源泉就是大别山农民的生活，他用的语言是大别山农民的语言。他的作品首先发表在田间地头，也不怕没有读者。

陈有才被选作参加会议的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空气相当紧张。虽然会议本身开得比较好，但会后已经无法贯彻。不久，许多参加会议的青年创作积极分子都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黑苗子、黑爪牙，陈有才当然也在所难免。我们心里虽然为这些青年人着急，但已经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这些主持会议者更早已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在地了。

从那时到现在，29年过去，我和陈有才同志不曾见过面。期间，我下放的干校就在信阳地区的潢川县，在那里住了4年半，却没有敢也无法打听陈有才的消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听说陈有才也没事了。而且继续在创作，心里才感到一些安慰。

1994年元旦刚过，有才忽然来找我，带来一本散文稿，让我为他写几句话。我问他希望我写什么。他说，随你的便。我说，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为农民歌唱的。用他们的话，唱他们的事，唱他们的感情，唱给他们听。我希望这个传统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我翻了这个散文集，虽然不同于过去的山歌，但基本的韵味并没有变。有的评论家说陈有才守住了这一方山和水。说得是有道理的。

中国的农民有8亿多人，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中国能不能富裕，归根到底要看8亿农民能不能富裕起来。农民要富裕，重要的问题在提高农民的素质。现在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走向现代化的农民，在文化生活方面也必然要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满足这些要求是引导农民前进必需的条件。陈有才同志是从农民中走来的诗人。植根于农民，又面向农民，作家就拥有了最广大的读者，他们作品就可以做到最丰富、最充实、最生动，最有泥土气息，也最有时代气息。

陈有才同志，愿大别山的农民永远喜欢你！

1994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徐惟诚

人生况味

撒金柏	3
双春临门	5
父亲活了	7
一歌师	9
我和电视	12
抹红脸	14
虻牛地	15
感谢与怀念	17
泥巴桌·玻璃台	20
卖辣椒	23
身在宝山	26
隔山隔水永相望	28
活宝	30
见毒·听毒	32
肿瘤	34
肉身菩萨	37

百分比	39
甩火球	41
忆周扬	43
李准二三事	45
叶文玲捉鬼	47
大梁记趣	49
一支名歌的诞生	51
“李谷五”	53
看儿子	55
时代的烙印	57
二十年河东转河西	59
说点酒话	61
赌迷	63
团地委一夜未睡	65
美丽的撒谎	67
也说“打通”	69
大狗与小狗	71
小巷寻“根”	73
樱桃园	75
煤炭纹身	77
尴尬歌	79
美丽的错误	81
抵挡不住的诱惑	83
火塘边的茶文化	86
茶神陆羽与信阳毛尖	88
茶山为啥多茶歌	90

茶歌一曲茶更浓	92
人间不断爱情花	94
我看玉颜为男孩	96
大别山歌坡	98
抓住美丽的夜晚	101
夜市记	103
望贤居三侃	105
“雕虫”并非“小技”	109
铭心的羞耻	112
“碎碎”平安	114
换季	116
歪打正着	118
《野花》的生命	120
创造与改造	122
海边说“海”	125
弹指一挥间	127
我和《申城晚报》	129
“吃鱼文化”	131
“苔花也学牡丹开”	133
路眼	136
致杨平	138
苏老不老	141
莫道楚乡风物陋	143
“我从小心野”	147
妈妈二题	152
《废都》废话	154

又见白桦·····	156
任兴宇和他的《运行的大地》·····	158
志在生活美·····	161
锦生集锦·····	163
说“卖”·····	165
说“叫”·····	167
说“买”·····	169
映日钢花别样红·····	171
艺术，是不择手段的·····	174

反弹琵琶

救戏·救饭·救人·····	179
迟早嫁作商人妇·····	181
吃饭文化喷饭谈·····	183
“官倒爷”是“倒爷”的“爷”·····	186
悟“杂家流”·····	188
逆境电光炮·····	191
傲骨·反骨·····	193
“韬光养晦”有感·····	196
有感钱老的三次激动·····	198
别跟警察过不去·····	200
“革命小酒”赏析·····	202
平衡术·····	204
奥运与奥星·····	206
宋河人的形象·····	208
瞄准比萨斜塔的人·····	210

脸皮小议·····	212
不找将军找市场·····	214
无牌也英豪·····	216
照镜子·····	218
才乎？命乎？·····	221
人是英雄钱是“卵”·····	223
戏谈“酒歌”·····	225
“拔尖”颂·····	227
由《王婆骂鸡》说起·····	229

温馨港湾

撞响天堂的钟声·····	233
撞响天堂的钟声（续篇）·····	241
只要妻子快乐·····	247
护花女神·····	253
妻说男儿泪·····	260
话说托福·····	265

跋一：爱是真实的永恒·····	张道琴	270
跋二：守住一方水土·····	天俊	275
后记：还我青春火样红·····	陈有才	277

人生况味

撒金柏

妻忙于培育祖国花朵，在一所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员；我写诗，也算利用业余时间培育自己的心花。所以，我家晾台上几乎与花绝缘。我俩也因此成了花盲。没有闲暇时间啊！可是，回想起来，我们的家也真的让花朵给辉煌过一次。

辉煌的一次，便是撒金柏。那是1985年，我陪女作家叶文玲等去潢川卜集花乡，参观养花专业户李家平的花圃时，简直目不暇接，这也叫好，那也称奇。特别是叶文玲，女同志，又是南方人，一激动，方言土语都出来了，哇啦哇啦个不停。主人看出我们爱花心切，非让我们每人选一种心爱的花带回去。再三推让，我羞羞答答地挑了棵撒金柏。

撒金柏，顾名思义，矮矮的小柏树，树头枝枝撒了一层金子似的，太阳一照，金光闪闪，耀得人们眼都睁不开，谁见谁爱。我早就急得心痒痒了，掏钱买吧，又怕主人不收钱，既然非要送一种花，我自然就选中了它。

带回家后，栽在一个大花盆中，妻也很高兴，侍候小动物似的，喂水喂饭，施肥松土，听说蝙蝠粪最宜肥花，又让我到旧瓦房窗台上去扫蝙蝠粪。放在室内，只要一有亲朋好友来访，总会上前夸耀一番，然后非靠近用手摸摸，继而便问：“哎呀，美极了，这一层金黄是你涂上去的吧？！”

我和妻都笑了：“我们哪有这巧夺天工之术呢！”不过我倒由此想到了《红楼梦》中写的那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撒金柏不就告诉了我们：真的太真了，反而变成假的了；假的太真了，也就真的成为真的了。到了真假难以分辨的地步，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全都不在话下了。而更值得看重的是撒金柏给我们家庭带来的一种富丽堂皇、生机勃勃的氛围；一种蒸蒸日上、明丽鲜活的旋律；一种极富神秘、瞬息万变的色彩，能在不知不觉中，把我带到了一种诗的意境。有时，我写诗的标准也用撒金柏来做参照系，把每一首诗写成撒金柏给人带来的愉悦、快感，那这就是一首自己认为有个性的好诗了。

正是因为太爱撒金柏了，有一次我出差，她发现枝桠间有小虫子，心痛坏了，又没有药水除之，于是见有一瓶汽油，便洒了一点在枝桠间。没想到植物同人一样，也因气味太浓，随着小虫子尸体一齐去了。

撒金柏火葬了，自己又辉煌了一次，化缕缕清香，沁人心脾，临终也不忘再为我们服务一回。几年过去了，可撒金柏那如此强大深远、如此具有征服性的美，却一直珍藏在心中，时不时化为文字流向笔端。

1992. 元旦试笔

双春临门

今年春节，又是立春，据气象专家说：46年才有一次这样的两个春天一齐降临人间，我把这叫：双春临门，是由双喜临门想起的，春同喜似乎都是象征着大吉大利吧！

这一天，又是“五九”最后一天，春打五九尾，家家卖白米；春打六九头，家家卖老牛。气象谚语又是这样说的，所以今年是大丰收年更是无疑了。

由这则农谚，我又想到了父亲，写了一篇《父亲活了》，记述了他老人家是一个民歌手的故事，说他活在他唱的山歌中了。其实，他种了一辈子田地，与山歌打交道还没有他同大自然打交道多！早晨起来一开门，父亲就要看天、看山，要看是阴是晴，好干什么农活。只要他一开门，你就会听到他自言自语：“太阳出来现一现，还有三天不见面。”天要阴了。“不怕山戴帽，就怕横山捞。”“山戴帽”，云彩把山遮住了。“横山捞”，云带系着山腰；前者天晴，后者有雨。晚上要看晴了，他说：“晚晴一百天。”夜里他看月亮、星星。他也念念有词：“月亮长毛，大水淹桥。星星摆动，天要刮风。”

不知是祖传的，还是父亲自己编的，好多谚语，经他一说，都成了民歌了。如刮南风时，他会立即唱道：

三月南风不过三，

四月南风只一天，
五月南风发大水，
六月南风井也干。

有一年，刮了 20 多天南风，庄稼汉都急得嗓子眼冒烟，都来问父亲这个土气象专家怎么办，他主张抗旱，不能等天下雨，最后有歌为证：

六月刮南风，
十冲干九冲，
黄鳝问泥鳅，
哪有漩窝窿。

阴历三月三这天夜晚，听见蛤蟆叫了，他立即唱道：

三月三，蛤蟆叫，
蓑衣斗笠都扔掉；
三月三，蛤蟆哑，
蓑衣斗笠烂成渣。

父亲肯定没有读过：鱼戏荷叶东等诗句，可他的气象谚语，把东西南北用活了：

云往东，一阵风。
去往南，雨连连。
云往西，雨滴滴。
云往北，雨没得。

这些谚语，都是他随口说出的，可我总是听一遍就再也忘不掉了。为什么，究其原因，可能因为父亲是老实人，“山歌无本句句真”，他唱的歌都是真歌，“茄子不开虚花，谚语都是实话。”他说的话都是实话。真歌实话最有生命力。

1992. 1. 2 于望贤居

父亲活了

父亲活了！活在他活着时给我唱的五句山歌中。

父亲是1974年去逝的，当时他73岁，今年12月30日，是他老人家90华诞，父亲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他90大寿的今天，他又活了，他唱的五句山歌100余首，被我搜集整理进了河南省民间文学三大集成《信阳地区歌谣卷》，人以歌传，他复活在他的歌声中了！

我的家乡是山歌窝。父亲是遐迩闻名的山歌手，人家一叫他唱歌，他出口便唱：

叫我唱歌歌没来，
歌在万山陡石崖，
新打镰刀按上把，
一砍蒿子二砍柴，
砍条大路歌就来。

春天车水时，他唱车水歌：

小小龙车下江河，
刨子龙骨一般多，
车干多少塘和堰，
打破多少苏州锣，
唱了多少车水歌。

插秧时，他唱：

天上嫦娥最快乐，
深居广寒也寂寞，
风调雨顺秧苗壮，
栽秧田里唱山歌，
我比神仙还快活。

一句话，他干什么活唱什么歌！每当夏天乘凉，他往宽大的板凳上一躺，面对星空，一手摇着芭蕉叶扇，旁若无人地唱着山歌，多半内容是情歌。有时他唱，妈妈在一旁帮腔，有时唱入角色，他自己倒把自己唱哭了，有一次他唱《十二月小鬼歌》，唱一个小媳妇怎么受气，长工伙计带东家娘子私奔，唱得妈妈都哭了，我吓得不敢上厕所解渡。我有好几次听他在梦中唱歌，推醒他，问他唱什么呀！我有一首五句山歌，歌中写道：

一日三餐歌拌饭，
夜里睡觉歌枕头，
干活俺用歌加油。

就是以父亲做模特儿，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父亲也是我的老师，虽然他一个大字不识。有次，我写长诗《赶山会》中间有抓壮丁一个细节，我把长诗念给他听，他说：“抓壮丁那几句应该这样写躲壮丁的人：钻过多少旱阴窿，蹲过多少老坟洞，溜过多少丘坟场，睡过多少破草棚。”我按他说的改了，使诗句生动了，生活气息也浓了。

父亲也很幽默。一年上年坟，爷爷的坟离家 25 公里，又在深山，父亲走了 12.5 公里，累极了，又渴又饿，便在地上划个圈，把香烟火纸烧了，边叩头边说：“我走了一半，你老人家也走了一半，把纸钱领回去过个安稳年吧。”

父亲永不死了。山歌活多久，他活多久。

一 歌 师

在我三十年的习作生涯中，有两个用一首民歌给我很大启迪的教师，姑且就称之为“一歌师”吧。

第一位是家乡老民歌手崔杰三。自从考上大学中文系，导师李霁野说我还是以诗歌创作为好之后，一锤定音，我就开始了自由诗习作。那年我从大学回到家乡，边劳动，边创作，《奔流》、《河南日报》等报刊相继发表了 my 组诗《竹叶信》等，很是沾沾自喜。我从小就拜师学歌的老民歌手崔杰三知道了，让他的孙女读我的诗给他听，他是文盲又双目失明，但山歌却有一肚子两肋巴。我上初中时，就利用寒暑假向他学习五句山歌，他打草鞋我添草，他筛米时我撮谷，他边干边唱，我边干边记。离开家乡上高中时肚子里已装了 500 多首五句山歌。谁知他听了我的自由体新诗后，火冒三丈，见了我，劈头盖脑砸来一首山歌：

你脚踏故乡土，
你眼观故乡人，
不唱故乡的歌，
巫婆子装假神。

听了之后，我认真地进行了反思，我是山歌窝里长成人，为什么不唱故乡歌呢？正好，这时全国正在进行阶级教育，大讲村史、家史、革命斗争史，我就利用五句山歌这种形式写了 1000 多